



(CFP 图)

一锅煨汤冬日鲜

□向贤彪

儿时的我，常跑到食品站去玩，与负责食品加工的两位师傅混得很熟，时不时能够优先买到一些猪骨头。几分钱一斤的猪骨头买回家后，洗干净置于汤锅中，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，就成为冬日鲜的底料和灵魂了。

“冬日鲜”，是母亲为它取的菜名，其实也是平常之物。儿时猪肉是凭票供应的，一个月的肉票只能打一次“牙祭”。那时我们家与食品站是近邻，每年寒冬，食品站就开始大量收购生猪，屠宰后加工成腊肉和香肠，按计划供应给居民。肉品加工后剩下的筒子骨、杂骨就可以随机供应了，成了附近居民垂涎欲滴的抢手货。



母亲炖好一锅冬日鲜后，就倚在门口等候上班的父亲和上学的我们回家，人到齐了即掌灯开吃。没有别的菜，一碗米饭，再加上一大勺大白菜，汤汁渗进饭粒，米粒饱满，晶莹剔透。在一个个寒气逼人的冬夜，吃着被肉骨汤浸润的饭粒，咀嚼着软烂的白菜、萝卜和滑溜的粉丝，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溜下去，浑身暖呼呼的。

母亲端着碗并不忙着动筷子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了嘴。”她的表情在蒸腾的热气里有些模糊，却格外真切。

我们家的这锅冬日鲜，大多时候是母亲的“独唱”，有时也会成为家人的“合唱”。大弟弟爱抓鱼，虽然冬天河里面的鱼儿难抓，但偶尔也会弄几条回来；父亲在供销社工作，偶尔能够买到一些海带、虾干；我喜欢在老屋后面山坡上转悠，偶尔采回一些冬笋、蘑菇……对于这些“稀客”食材，母亲往往也不作另外的烹饪，而是放在汤锅里一起炖。各种食材的集合，山珍野味的融合，让冬日鲜更丰富、更美味，为我们儿时滋养身体的佳肴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离开了家乡，此后每一次冬季回家，母亲都会问我：“想吃啥？”我都会说：“还是冬日鲜吧！”猪骨头、白菜、萝卜、土豆、地瓜粉丝，最简单的食材，最朴实的做法，是家的味道、母亲的味道。



爱是允许对方做其所是，而非她你所愿。



主办单位：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：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：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石湖码头行吟

□黄良木

我数着花岗岩的皱纹，
那些被咸风吻过千年的凹痕——
唐人的缆绳曾在此勒进夕阳，
宋代的秤砣称量过整片南洋。

潮水退去时，礁石裸露成史书，
浪花用方言诵读：林銮渡、再借亭……
六胜塔的剪影斜插进云层，
像一支毛笔，续写未完成的通关文牒。

栈桥的肋骨间，
仍卡着半枚波斯银币的月光。
挑夫脚印在石阶上发芽，
长出棕榈、瓷片与混血的童谣。

而今天的铁船正搬运集装箱的方块字，
新航线与古航道在北斗导航上重叠。
当汽笛惊醒沉睡的锚链，
我听见——
花岗岩深处，传来七百年前
一艘蒲家商船起锚的回音。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笔架山雄姿 (杨凤翔 摄)

天伦

捏鸡母狗仔

□吴云娥

“咱厝人，冬至时，磨米绞粉搓红圆。搓糖粿，无稀奇，捏猪捏狗捏金鱼……”星期天迎来冬至节气，刷视频的时候，听到这句闽南俗语，倍感亲切。

每年冬至，母亲都会搓圆仔，也会捏鸡母狗仔，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其中的口感，品尝起来总觉得很噏。

母亲搬出一张折叠桌子，用湿抹布反反复复擦，桌上放着一个大铁盆，旁边放几包糯米粉，这时我便知道，母亲要开始“做鸡母狗仔”了。

她将雪白的糯米粉倒进宽口的铁盘里，慢慢地注入些许开水，然后再揉捏成圆形的长条，用手掌将圆坯搓成球状，拌上点红粉和艾草汁，捏出各种可爱的造型。我看得最入神的，是捏“鸡母”。先是捏出一个敦实饱满的身子，再用家里的一把老旧的剪刀，在头部上方极精准地剪出三两个细口，轻轻一按，一枚锯齿状的红冠便傲然挺立，我就这么观察着每一个面团的造型。“狗仔”是蹲伏着的，憨态可掬；“猪仔”浑圆富态，拱嘴微翘；“鸡仔”则高傲，双目如炬。

记得小时，我手笨，每次忍不住伸出手指，想去碰碰那神奇的鸡母狗仔，“妈妈，让我也捏一个吧。”母亲脱口而出地拒绝：“走开。”看我撇嘴，又补了句：“我没空让你在这边像玩泥巴那样玩。”就这样，一点点遗憾，萦绕在童年的冬至里。

但放在如今，母亲的态度又变了。我

女儿也想捏鸡母狗仔。于是，她问我的母亲：“阿嬷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小白兔吗？我可以试试吗？”四岁的女儿话还没说完，手早已伸进白色的面团里，母亲也不骂，倒是笑了笑，手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糯米粉，就牵起女儿的小手，说：“来，阿嬷教你‘捏猪捏狗捏金鱼’。”

我有些讶异。只见母亲分了一小份面团给孩子，那一团在孩子小小、胖乎乎的手心里，顿时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球，滚来滚去。她哪里是在“塑形”呢？不过是使足力气在那边拍打、拉扯、戳洞。一会儿举起一个长条：“看！我做了一条蛇！”一会儿又托着一个扁圆，上面插着一个三角形：“这是阿嬷经常戴的斗笠！”女儿托着那个被称作“斗笠”的面团，得意地举到我的母亲眼前。老人家用竹签轻轻划上几道纹路，说：“这样更像了。”

蒸汽升起时，那些规整的鸡母狗仔旁，躺着一条歪扭的“蛇”，一顶有纹路的“斗笠”。我忽然明白，母亲当年拒绝我，是怕我耽误正事，如今“纵容”外孙女，是知道了有些东西比规矩更重要——比如这满手糯米粉的欢闹，比如这五颜六色的鸡母狗仔里，一个四岁孩子对咱厝人的冬至的了解。

蒸熟后，甜味飘散开来。我还是舀起一只鸡母仔，慢慢吃着。这一次，竟不觉得噏了。

暖暖的氛围，萦绕在三代人之间。



背景

父亲

□陈祥细

父亲心里装着一片海。

父亲排行老四，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。家的后面是一座工坊，成日响着刨木声，空气里飘着樟木香。父亲七岁那年，突如其来一场大火，工坊连着住家，在秋风里烧得噼啪响。一家人仓皇逃出，除了身上的单衣，什么也没带出来。

家业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负债累累的祖父，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，把父亲送走了。祖父往他口袋里塞了几块银圆，声音哽咽：“阿良，等爹赚钱钱就接你回来。”

父亲已经记事，他最后被一位叫“算吓”的女子收养。“算吓”没儿子，务农为生，偶尔做点小买卖。父亲小时候总乖乖帮着她干活，不哭不闹。

二十多年一晃而过，“算吓”给父亲说了门亲事，但不到一年就离了。离婚后，父

亲更沉默了，常一个人在后山头坐到深夜，望着远方出神。经人介绍，他倒插门到陈姓人家。母亲那时刚丧偶，怀着几个月身孕，肚子还不显。成亲那晚，父亲对母亲说：“我缺点多，但心善。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会当亲生的对待。”事实证明，他做到了。

父亲成了渔民。每天等退潮后赶海，一天赶两个潮汐。他不会补渔网，但力气大，勤勤恳恳。他很少提台湾，只在台风天不能出海时，望着南方出神。母亲说，他偶尔会喃喃自语，像是在努力回想小时候的家。

父亲床头抽屉的铁盒里，放着凭记忆画的家谱图，纸上密密麻麻改了许多处，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，母亲姓氏则空着，六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写了又划。地址栏那里，始终是令人心碎的空白。

寻亲的路比讨海还难。父亲凭着模糊的方向涌动。

不像成语的成语

●十字打开

[释义]比喻话说得很清楚或道理讲得很明白，其核心语义指向语言表达的明快直接与逻辑阐释的透彻性。

[出处]陆九渊《象山全集》：“夫子以仁发明斯道，其言浑无罅隙。孟子十字打开，更无隐遁。”

●不擒二毛

[释义]二毛，斑白的头发，常用以指老年人。指不捕获年长的人。

[出处]《子鱼论战》：“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‘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’”（这里的“禽”通“擒”）

●七张八嘴

[释义]与“七嘴八舌”同义，形容人多语杂的场景。

[出处]清·钱彩《说岳全传》第六回：“岳大爷见兄弟们七张八嘴，心中暗想：‘我若不去，众兄弟把我看轻了，只道我没有胆量了。’”

●一浆十饼

[释义]原指一碗浆水和十个饼，后比喻以小恩惠进行笼络的行为。

[出处]《新唐书·李正已传》：“公初不示诸将腹心，而今委以兵，此皆嗜利者，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，去矣。”

●望屋而食

[释义]指军队行军时不携带粮草，沿途就地取食。

[出处]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论》：“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”